

藍 波詩選 (1990-1991)



【導 讀】

藍波（1946-），本名沈若波，出生於砂拉越州的漁村小鎮沐膠。一九五九年遷至古晉，華文小學畢業後轉入私立英校，後來服務於大馬海關部三十多年。一九七〇年代在林夢開始寫作，先後加入砂拉越星座詩社、詩巫中華文藝社。曾主編中華文藝社副刊《文苑》、砂拉越星座詩社副刊《田》。作品曾獲：砂拉越星座詩社、詩巫中華文藝社常年文學獎詩歌、散文首獎；國際散文比賽第一及三獎；第二屆馬鳴菩薩文學獎小說首獎。著有詩集《變蝶》（1992），散文集《尋找不達大》（2009）。

田思在《變蝶》的序文裡說，從中可以感受到一個善良的靈魂，在舉世騷擾，世風不純的環境中，如何尋覓一份內心的寧靜，在良知、友情、藝術的滋潤下，追尋一份理想的微光；並對各種喪失自然與人性的不合理現象，感到無可奈何的失落感。作為一位熱愛大自然，關心人類世界的詩人，在地球生態迭受破壞，環保意識普遍提高的今天，自然會對森林被恣意砍伐，河流受污染等問題，感到憂心忡忡，於是在藍波筆下出現了一系列以環保為主題的詩句：「江河已是 流濁的尿道／有人才開始追溯／河清澈的前身／可有人緊持合法弑殺令／蒼蒼鬱鬱的雨林族群／紛紛肢解驅離／山土谷泥／以綿綿雨哭訴／泣成一江黃血嘔歔」（〈或許是河的報復與伐木無關〉），這些詩的句子都叫人讀了觸

目驚心。人類在盲目追求物慾，高唱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所付出的慘重代價，這些詩句不啻作了人證物證。統計一下藍波這類以環保為題材的詩，在數量上約佔集子中的六分之一。說藍波是現階段砂華詩人中最重視環保題材的，當不為過。

婆羅洲雨林擁有極為豐富的物種，以及林木資源，自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以來，砂拉越雨林被合法的濫伐，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間有一百二十萬公頃的林木被砍伐，嚴重危害到生態和原住民的生存。一九八七年三月，普南（Punan）族等原住民族群開始在伐木道路上設障礙，並設法破壞伐木工人的營帳，企圖阻止濫伐的情勢。到了一九九〇年，國際熱帶雨林組織（ITTO）實況調查後提出評估報告，呼籲砂拉越平地的伐木業必須停止，許多珍貴的木材品種重生的速度，遠遠跟不上合法與違法的砍伐。

資本主義社會對婆羅洲雨林生態和原住民文化的侵襲，引起砂華詩人關注，沈慶旺、藍波等人紛紛投入批判的行列。藍波在此時創作了不少以雨林為題的環保詩，於是我們讀到詩人尾隨普南父子的腳步沒入雨林的心臟，讀到原本清澈的拉讓江在濫伐之後變成泥黃，一旦「有人問起一座雨林消逝的原因」，他只能漠然遙望「沿河企立的木山板廠」。面對合法的惡行，藍波的批判文字背後，更多的是無奈和絕望。藍波的環保詩代表了砂華詩人的一種控訴姿態，這種典型寫法一直延續下來。「雨林生態的浩劫」在田思等多位砂華作家的長期經營之下，已經成為砂婆羅洲書寫的重要主題。

走在雨林 (1990)

我走入
原始雨林一片森森
層層枯落葉子
鋪成一路濕漉的地氈
每一踏下的腳步
有樹根和圓石的哀疼

我踟躕且踵接
普南父子的腳步
才起足
他們已沒入雨林心臟

靜寂的空間
有林鳥疏疏落落在啁啾
伴著自己的心跳
耳畔
有落葉輕輕呢喃
我站成林中小樹
仰首 呼吸與達邦
餐飲雨水陽光

我驚悸不遠處

軋軋電鋸響起
千年巨木撞跌聲
震盪起雨林族群
慌慌狂舞
哀求
執權弑殺令
不要伸延到山林

走入雨林
雨林是我
我是雨林

六月的天空 (1990)

六月的天空
在伊班族砍林燒芭後
就露出憂鬱的臉色
焦黃了月
消瘦了空氣

最圓月 不在十五
一面古銅色的鏡子
返照著原是茸茸常青的綠氈
在夜色中泛傳呈瘀黑
驚悉有光禿傳染病
癩痢蔓延吞噬

有毒濃在黑暗中流溢
蠟染了一疋布白
為一條污濁再版
醞釀另一齣恆河的傷

一層煙霧捲滾而來
噲住了月
終以黑紗遮面

六月的天空
一片病態的膽黃
月
已不再是唐時的美麗

或許是河的報復與伐木無關 (1991)

當利刃剝心而過
無言柔順的河
在一個微曦
掛起重重濃濃的霧幔
給疏忽粗心
禍造一樁
河上意外

一群善良
辛辛勞苦為生涯鞭笞
趕赴一場枉死
那個早上以後
拉讓江水族
有了節日的豐食

驟然間
有人睜開眼
江河已是 流濁的尿道
有人才開始追溯
河清澈的前身
可有人緊持合法弑殺令
蒼蒼巒巒的雨林族群

紛紛肢解驅離
山土谷泥
以綿綿雨哭訴
泣成一江黃血噓歛

靜待它咆哮 時刻
已爆炸
河 吞噬了無辜
作第一回合反擊
報復
在戒心鬆解的初旭

(拉讓江上快艇意外側記)

雨林之殤 (1991)

有人問起一座雨林消逝的原因
我默視著河岸平線盡處
一片叢生荒草茫茫
且已失去綠傘天幕的空曠
快艇與快艇相對駛過
河浪互撞濺起的心跳
我淚腺乾固的瞳孔
冷冷 漠然
投在沿河企立的木山板廠
以及伐木公司招牌上

致富是一群貪婪
極力追求
舢舨超載來來去去
一座雨林 到底餵養過
僅僅幾許家族
記錄過多少經濟章史
我疑惑了

而泥黃
是否是它離根的裸呈
我瞧見

一江浮流的解肢
崩岸的河堤
一切綠蔭的光影
都脫枝離幹而夭逝
只剩下
擱淺岸上
脫手不出的錯鋸棄木

我彷彿聽見
叢林豪雨滂沱中
狂風起樹群的哽咽
我指著
裂堤岸邊
它原始生命延續的層次
都因失林而暴露

一條清澈溪流
潺潺擁向溪流
我明亮起來的眸光
視透
在只有文明未成胎形的年代
那座雨林
是多麼飛禽走獸
多麼野胡姬恣意招展，奔放……